

史

記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

名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大

其先楚人姓辛

氏

正義曰辛二爾反

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

號為辛八子及昭王即位辛八子號為太后宣太后

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

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

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謀及惠文后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肉亂殺其太后及公子惟公子壯是

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

弟曰辛戎為華陽君

索隱曰華陽韓地後為秦一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魏云華陽

亭名在洛州密縣又故華城在昭王同弟曰高陵

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

君

索隱曰名顯

涇陽君

索隱曰名顯

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

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

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

索隱曰年表

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

索隱曰年表

季君即公子壯勝立而誅曰季君懷疾刀能立昭王為

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父

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

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遺

之也又逐武王后出之魏冉事勢然云耳

逐武王

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長秦國昭王

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擣里子死而使

涇陽君實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制乃使仇液之

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加那蓋是一人

請以魏冉為秦相

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

仇液將行其客宋公

索隱曰戰國謂液曰

宋公

謂液曰

不聽公樓

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見趙

宋公

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

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

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

起使伏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

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家

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立

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

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家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也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
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魏
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
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
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

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

上莫卯反下陌飽反

北宅

徐

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

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

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不利戰於

南梁。索隱曰按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

三梁即南梁也

衛拔故國殺子良

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年衛字皆作

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

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又盡晉

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國今言秦貪食魏氏之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

曰韓將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獸之有哉

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

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

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

索隱曰諫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然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

索隱曰願質說穰侯言魏人謂臣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問

魏見欺於秦也

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

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北宅以

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

百縣勝甲以上成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

何休曰四尺謂之仞

臣以為湯武復

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二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

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

言秦前攻得

魏之城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則前功必

定陶近大梁獲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門

索隱曰王引魏人之

奔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

說不許王講於秦是

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

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

楚趙怒

觀之與秦諸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

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是散反

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爲陶開兩道

索隱曰獲侯封陶魏攻絳與安邑是

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定陶，故宋及單父幾盡故宋。

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

穰侯曰：上音析，此時宋已滅，是秦將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正義曰：表云魏安圍梁之危事。梁王二年，秦軍以秦溫以和也。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討，明年穰侯

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立郊於華陽，下斬首

十萬，取魏之卷。

正義曰：既得觀津，乃令趙伐齊，襄王懼，益趙以兵伐齊。

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

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

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成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

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以伐齊

弊邑之王曰

正義曰齊王也

秦王明而

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

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

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

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

正義曰今晉楚伐齊

晉楚之目亦弊敗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

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

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秦恐

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

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
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
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
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
伐齊取剛壽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也以廣
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說穰侯之伐齊
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
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

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

穰侯智識

應變無方

內倚太后

外輔昭王

四登相位

再列封疆

摧齊撓楚

破魏圍梁

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首眉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

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

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南上九折山號曰龍門是

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

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徐廣曰音干騶案郭璞曰今河東開喜縣東其有

河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処无復水也。索隱曰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

明年白起爲太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徐廣曰東垣縣

後五年白起

趙拔光狼城

案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

五里

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

徐廣曰昭王二十

八年。正義曰鄢

鄢二邑在襄州

其明年攻楚拔鄢燒夷陵

正義曰夷陵今

遂東

至竟陵

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

楚王亡去郢東

走徙陳蔡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

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

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

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二年白起攻韓陘城

正義曰陘城在

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有絳

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

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索隱曰地理志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

在太行東南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

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長也索隱

黨歸韓之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

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

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

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

馮亭爲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四十六年秦攻韓維

氏蘭徐廣曰蘭正義曰按換諸地記蘭無蘭誌地志云

大三四六三言次人

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緹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

云韓氏屬潁川郡按阮攸政緹氏南二邑合用近恐潁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音絳攻韓

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該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成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

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

以據接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索隱曰謂紀

兵索隱曰謂紀秦之斥族兵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六

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空城尉官也正義曰趙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鄣

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殺城此二城即二郡地也七月趙軍築

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

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廉頗

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

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

正義曰數音趙挑田鳥反

趙兵不出趙主數

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

正義曰

寬

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

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

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

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副

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戰

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正義曰

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

勝追造秦壁

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

壁堅拒不得入而秦

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年五千騎絕趙壁間

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

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壁亦名趙東長壁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壁自敗處

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

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

索隱曰時已屬秦故

兵發其

遮絕趙穀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

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云復之不能
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
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
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

黨郡

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郡趙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牆屬趙

秦分軍爲二王齧

攻皮牢拔之

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

司馬梗定太原

正義曰太原趙

也秦定取也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

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

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十餘

城南定鄢郢漢中

正義曰鄢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漢中

城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

亡秦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

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

徐廣曰平丘有邢丘○正義曰

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

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

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

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

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也以和

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曰釋地名云卷縣所

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西北十里也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

君謂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

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針反甚也四十

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主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衆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秦丞相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其兩反正義曰姜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長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

徐廣曰屬安定○正義曰城在涇川鶡觚縣城西

即古陰密國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

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

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

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略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

十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

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

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

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

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

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諫而阬其四十萬

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敵人皆豫
知降之必死則張璠雖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
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以山歸秦之衆猶積成丘
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應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繼
能而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
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重而
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東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
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
不致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禍也患諸侯之
謀至也按藺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用所以遠
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
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
之疆大而十五以上死焉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
之歟大又何痛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威
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
詠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
也。索隱曰捲音拳袒音
獨竟反字亦作絨揀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索隱曰地志云頻陽縣屬左

州。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十一年

剪將攻趙閼與

正義音預

破之拔九城十八年剪將攻趙歲

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

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剗而

還

正義曰

秦使翦子主賁擊荆

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荆也。索隱曰賁音奔

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

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

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

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廉用幾何人而足

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

勇

徐廣曰勢一作新

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

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

也正義曰在預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

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

會城父

索隱曰在汝南即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

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

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以武

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

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

居之十三州志太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

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入城縣沛

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

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不顧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惇亂

正義曰罷音皮憊音背

唯大王

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

遠請善田者五輩

徐廣曰善一作苗。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

或者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

怨而不信人

日祖一

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

徐廣曰專亦我

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

翦果代李信擊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

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徐廣曰一作

拔翽案漢書云廿剋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免

以手拔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

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

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

大破荆軍至荊南

正義曰徐州縣也

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

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

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

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比功爲

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

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

王及張耳鉅鹿城

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

或曰王離秦

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

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

矣其後受其不許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
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
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
夷六國當是時羽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因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徐廣曰劫音沒及孫王翦為項
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

白起王翦

俱善用兵

迺為秦將

拔齊破荆

趙任馬服

長平遂坑

楚陷李信

霸上卒仁

賁離繼出

三代無名

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三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

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也又云鄒邾人從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

思爲齊卿鄒兗州縣

受業于思之門人

索隱曰王弼以人爲街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

也今言門人者乃受

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

是之時秦用商君，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而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

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

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鄉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

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太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

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

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

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

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術之所言近怪並妄災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

所謂匹夫而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

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

者九只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

惟之外更有八瀛海改知此初人民禽獸莫能相通

若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

冬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

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若臣上下六親之王

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勑謂衍之術

絳也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其後不能行之是

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

原君側行撤席索隱曰撤音反結反韋昭音

行而衣蔽帶為敬不敢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

孟子荀卿

之掃地以衣袂擁帚而知行於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蔡碣石宮

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

運

索隱曰劉向列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

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索隱曰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

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說怪獎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

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

公語今云梁惠王謀

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

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索隱曰方枘是荀也圓鑿是

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圓鑿者否

知其相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

平已

孟軻

以方枘而

圓鑿者否

仁義干世

主猶方柄
圓鑿然也

或曰毋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飭牛車

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

勑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馮牛之鼎
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

術之術
適大備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
進周亦云謂太史公此論是愛前之甚矣

自騶衍與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

徒

索隱曰按稷下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李士
徒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

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
國時人土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

口接田二人道家騶
奭十二篇陰陽家

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

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

孟子荀卿

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
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
子之稱淳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
豈寡人不足爲言抑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
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
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乎
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
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私心實在彼焉與謳也後淳
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

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

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論劉向所定有四

十一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

衢爾雅曰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賢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什楚爲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

帝諱也

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魯騶衍之術迂大而閎

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

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

徐廣曰一作亂詞

過髡

騶衍之所言

王德終始天地廣大善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

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髡髡者車

之盛脩器也灸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

如灸髡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龍髯

之有濯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較衍字也今按文韻

較過過則異器名也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

近蓋即指器也較即車較過為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

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

大夫之軼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

者二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制氏祭酒

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

夫康莊之位而皆其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

所專故云三爲祭酒

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

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

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蠶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

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替亂俗於是推儒墨道

德之行事與環厚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

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

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

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

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龍人鄭玄云焚

人客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乳子同時或云在其後

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

顏師古云即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居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劇子之言

徐廣曰按應劭氏注直云與了也

史不記其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魏有李悝盡地方

之教正義曰藝文志李悝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盧別錄

口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

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盡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

佼思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北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晉

絃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車

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

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徒顏師古云自

爲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若

之攻城盡墨子之守固南餘公輸若言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臣
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
守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
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
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子爲雲
梯之械者按梯構木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
雲梯者謂墨子所謂攻城之機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
爲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自上革帶以爲城也以膠爲城
者膠小木札也械者援階等公輸般之攻城械盡者劉氏
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
盡墨守有餘盾厘者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子弟子之字也厘音泯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曰按別錄云墨子昔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
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直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

六國之末

軻游齊魏

戰勝相雄

其說不通

退而著述

稱吾道窮

蘭陵事楚

鄒衍談空

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四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

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

索隱曰田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

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曰盼田嬰也王陽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問王曰王方以太子手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子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

田

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

一年改爲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

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

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依平阿又云十三

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

同但齊之威宣二明年後與梁惠王會甄音維是歲梁惠

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

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入逐田嬰田嬰使張

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

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元十三年四月齊

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年薛子嬰來朝十

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

故城在今徐州縣南四十四里

滕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

名文文以五月

五日生

其母曰勿舉也其母

生之

索隱曰上

卒謂初誕而卒之下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長其母因兄

而見其子文於

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亡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

嬰曰五月子者

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曰屋俗通云俗說五

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

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

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父之文承間問其父嬰

曰子之子爲何曰爲陳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

孫爲何曰不能知也

素隱曰屈雅云玄孫之子爲來來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爲仍仍孫

之子爲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

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

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

短褐

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

僕妾餘梁肉而士不

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

索隱曰遺

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

而忘公家之事日與文竊怪之於是

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聲聞於諸侯諸

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爲

靖郭君

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隅○索隱曰謚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

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驕封而文果代立

靖郭侯是也取音卿亦音級卿者戚偶也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有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

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

產業而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以故候天下之士食客

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後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

已便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嘗待客夜食有一人

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歎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子孟嘗君客無所擇

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

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

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木爲

比涇陽君木偶此子孟嘗君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

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

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

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

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亢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

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

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

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

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爲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也

此時孟嘗君有一

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

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

正義曰藏取片在殿下

取片

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索隱曰更

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

夜半至函谷關

正義曰關在陝

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難爲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山
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
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
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
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
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
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齊王遣孟嘗君至則以爲齊
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
秦餘黃曰年表曰韓魏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

謂曰

案策曰戰國策作韓
慶爲西周謂薛公也

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

死棄以北以彊韓魏

正義曰今在鄆州韓在許州二縣
以北舊蜀楚一國共沒以入韓魏

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
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
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
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

正義曰東
國齊徐夷

而秦出楚

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

薛卅卅無患矣秦不大弱而勳二晉之西二晉必重齊

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
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
出楚懷王豈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秦
曰舍人官職記姓而略其名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
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
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
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
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眾賢者聞之乃上書言
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以明孟嘗君
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

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

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厚也

正義曰周最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倪

弗蓋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

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

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工將

代謂孟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又禁天下之變

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

索隱曰變獨齊秦合則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

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
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
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離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
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疆秦必重
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
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
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
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
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
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

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

文卒謚爲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君常與

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

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嘗君

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諸子

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音歡作

詐表亦作驕又作僑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索隱曰驕音脚字孟

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

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荅曰馮

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緤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

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

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

亦作技

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貧客不知
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
先生責之馮謹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
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
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會之能與息者與為期
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
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

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
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士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
券書然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
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
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
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
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
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
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

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
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
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
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
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
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
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
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

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入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勒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勒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

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
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
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略
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
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
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
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
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
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
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

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
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
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
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
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
臂而不顧索隱曰過光卧反朝音潮言市之非好朝而
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
暮所期忘其中云者無也其中市朝今君失位賓客皆
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

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鄉魯
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
萬餘家矣世之傳子墨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

靖郭之子

威王之孫

既彊其國

實高其門

好客喜士

見重平原

雞鳴狗盜

魏子馮煖

如何承曉

薛縣徒存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五